

法医秦明来校：讲述神秘职业的崇高使命

学法医每天都要解剖吗？法医会怕鬼吗？法医一毕业就要睡一晚停尸间吗？知名小说作家、法医秦明以“原来法医是这样的职业”为题，日前与师生面对面交流，带领大家走近这个小众而神秘的职业。

活动由复旦法庭科学研究院主办。为“走进法庭科学”系列讲座第一期。接受复旦融媒体中心专访时，秦明还透露了新书和影视计划。

写作源于“太委屈”，希望为“法医”正名

创作的初衷主要是因为委屈，所以希望写出自己的故事。凭借《法医秦明》小说火遍大江南北的他，本名就叫秦明，真实身份就是一名法医。

1998年，他开始学习法医学时，这还是个冷门学科，一度被问及“你是在火葬场上班吧？”

这些误会激发了他通过写作打破偏见、促进理解的强烈愿望，他渴望通过文字，让更多人能认知法医的真实世界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近年来，公众对于法医职业的看法与态度正经历着显著转变。“这一变化并非单一因素所致，而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。”秦明感慨，这其中既有像自己这样的作者不懈推广，也有影视行业同仁的精彩演绎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年轻一代思维方式的开放与包容。

目前我国公安系统、司法系统共计2万余名法医。自2022年起，法医成为一级学科。随着这一群体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，他们肩上那份“维护死者最后尊严”的神圣使命，也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正视与尊重。

“真实的写作是有力量的”

面对法医题材小说特有的挑战——如何在保持案件真实性的同时，又巧妙地处理细节元素，秦明强调，文学创作虽源于生活，但又高于生活，直接复制案件细节不仅可能侵犯隐私，还可能触犯法律，“我的写作，始终围绕着法医的职业视角展开，利用专业知识进行逻辑推理，同时结合个人工作经验与深刻感悟，来构建小说的核心框架。”

这种基于现实又富有想象力的写作模式，需要微妙地平衡专业性与可读性。“专业性知识要自然融入故事情节中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行领悟；对于人性则无需过度渲染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智慧与判断力去体会。”

秦明非常重视维护与读者的紧密联系，利用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，构建了一座与读者沟通的桥梁。他说：读者的每一条反馈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，它们既是前行的动力，也是自

我提升的鞭策。更重要的是，读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往往能为我指明下一步创作的方向。

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，让他持续吸收外界灵感与智慧，也让他的作品更加贴近读者需求。

“在写作前，我没有看过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。”秦明不希望自己的风格被限制住。但写作瓶颈不可避免，对此，秦明的处理方法是：“当一种题材写累了，我就去写别的，案件素材需要积累，自己也会倦怠，写新东西会让自己更加有动力继续写作。”

仍在全力创作，影视化带来新机遇

备受读者关注的《燃烧的蜂鸟》系列是他近年来的重要作品，他透露，这个系列计划有三本书。前两部已出版，第三部在紧锣密鼓准备中，很快就会与读者见面。他还透露，这个系列的作品即将影视化，“我希望在影视化之前，将整个系列完整地呈现给读者。”

此外，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也备受读者瞩目。该系列目前已出版10本。写完《燃烧的蜂鸟》系列后，他将继续投入到《法医秦明》系列的创作中。

在科普领域，秦明同样表现不俗。他认为，科普书能够让更多的人更直观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。他策划的三本科普书，其中《逝者之书》《法医之书》已经出版，第三本正在创作中。

接下来，他会创作关于《洗冤集录》的作品，“《洗冤集录》是一本有门槛的教材，一般人很难读得下去。希望通过写作，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本经典之作。”

他还会写一些关于中国现代法医鼻祖林几教授的内容。林教授作为中国法医界的先驱，他的事迹和贡献值得被更多人了解和铭记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搬上荧屏，秦明表示：“原著作者编不了剧，隔行如隔山。虽然都是玩文字的，但是真的不太一样。”他认为，原著作者和编剧是两个不同的角色，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经验。每一部小说影视化以后，必然会带来更多关注，这也是秦明所乐见的。希望通过影视化的方式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医这个职业，了解他们背后的付出和贡献。

实习记者 段瑞怀

背景链接——

秦明现就职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管理处，是警务技术四级主任、第四届安徽省法医学会的秘书长，同时也是安徽省自媒体联盟理事长、安徽省公安文联常务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当选CCTV法治人物、华语原创小说年度作家、当年度影响力作家等。

图片新闻

文创冰淇淋上线



金秋十月，三款造型文创冰淇淋上线，分别是卓越款、博学款、明道款，有六种口味。

据总务处介绍，7月开始筹划文创冰淇淋，经市场调查、竞标，最终决定与光明冷饮合作，设计时考虑多重因素，首要是确保“好吃”。

外观设计融合人文与自然的精髓，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复旦建筑，老校门黑瓦、白墙、飞檐翘角，光华楼高耸入云，复旦上医斗拱青瓦的木结构老校门古朴庄重。既有建筑特色，又有文化意味。

雪糕棒上藏着“小心机”，分别写着“卓越而有趣”“正谊明道”“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”。

售卖点在各校区面包房、咖啡厅。

本报记者 李怡洁 实习记者 廖恒摄

公共艺术课堂探讨音乐创作的逻辑和走向

公共艺术课堂第124课“乐辩新声”9月29日在邯郸校区逸夫科技楼报告厅举行。国内知名音乐制作人、飞行者唱片创始人曾宇，以“带你揭秘音乐中的‘达芬奇密码’”为题，围绕自身经历和音乐行业的发展脉络，与师生分享音乐创作与市场更迭背后的故事和逻辑。

本次活动也邀请到演讲与口才协会的同学，就“AI在未来是否能取代音乐人的创作价值？”这一辩题展开观点碰撞，深入探寻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音乐行业的浪潮涌动。

活动上半场，曾宇以自己的音乐故事作为引子。“往往热爱能让一个人趋于专业”，曾宇谈到，音乐行业是一个靠命的行业，可能突然一首歌就让自己爆火，又或许出了很多张专辑还是寂寂无闻。“热爱”是推动个体持续深耕这一行业的关键动力。无论是想争取身边人认可的小目标，还是想功成名就的大目标，都难以通过速成的手段去找寻所谓的捷径，唯有持续动力才能激励自身在做音乐的道路上不断学习与前进，达成一个个阶段性的目标，最终走向专业化。

曾宇解读行业评判音乐作品的标准，可以分为空间和时间

两个维度，前者指向传播的广度，后者指向传播的持续性。此外，作品对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。曾宇认为好音乐具有三个特征：清晰的文化标识、表演者的个性彰显、正确的时间与场合。

在互动问答环节，曾宇建议将来想要职业化的校园音乐人：“不能懒，需要不断地进行创作，并在每个阶段设立清晰的标准。”做音乐是一个“磨人”的过程，不能着急将自身定义为“职业音乐人”，先作为一个爱好，把爱好做好，再让机缘自然而然地出现。

活动下半场，正反双方围绕“AI在未来是否能取代音乐人的创作价值？”激烈辩驳。

正方指出，目前AI模型已经能够基于定制化需求输出音乐作品，通过特定的创作活动带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及影响，其中不仅包括带来审美体验的艺术价值，也包括创造经济收益的商业价值。AI取代音乐人似乎是智能时代艺术生产中必然面临的定位转型问题。正方认为情感的表达本质上是方法论的问题，将会随着技术的迭代不断优化，AI音乐创作在未来也能够做到“人性化”。

反方指出，目前AI创作音乐的机理是对前人作品片段的模仿、复制和学习，受限于数据资源与算法模型，难以做到无中生有的创造，即只能完成从1到99的创作，却无法完成那关键性的0-1。音乐作品是作者情感经历的外在化呈现，但当前AI生成的技术内核决定了其缺乏情感传递与表达，丢失了音乐“故事性”的灵魂。

在评委点评环节，嘉宾曾宇和音乐剧社负责人杜世超老师、朱逸骏老师高度评价了这场辩论。朱逸骏认为音乐需要更多“想象性”的部分，AI擅长不断地合并同类项和以一种规律的形式进行运作，因此能在深度上做到更多的可能性，却难以在广度上有所突破；杜世超认为AI能取代一部分的工作，具有流水线的工业产品价值，也有创新的意义。曾宇觉得在音乐创作里人工智能会最终取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，而“人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搞不定的百分之五上”。无论是AI生成的音乐，还是真人创作的音乐，作为制作者或是听众的我们，能通过音乐的桥梁洞见自我与他者，去赋予其更多的“人味儿”，这才是音乐永恒的生命力。

文/李彦妮